

農民抗戰叢書

我們國家的旗

抗戰戲劇集第五種

平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MB
72346
407 1



3 1799 5730 7

我們的國旗（獨幕劇）

時：民族自衛的全面抗戰開始不久。
地：華北戰區某縣城外五里許的一農村。

景：一小康農家大門裏的院子。正中即臨街大門。觀眾看不見他們的住房。由大門向內，兩方環繞着短牆和籬笆。正面從牆頭，可以看見疏落的樹木和天空。院裏面有石棹石凳、農具、糞箕、推磨、草堆，很有秩序地點綴這自耕自給的農家院落。右面一籬門通他們的裏院和住房。左面短牆空處隔着籬笆或在正面的大門開着的當兒，都可以遠望一片田野，此時正是夏末秋初，豐腴的莊稼，蔥綠可愛，野花菜圃，點綴着幾舍茅屋；小橋流水，接連着羊腸古道，鄉村的自然風味，呈現無遺。

人：桂 珠。

李大爹。

牛二哥。

牛二嫂。（抱着一個半歲的孩子，領着一個四歲的孩子。）



(南)

王慶祥。

李多。

啞吧。

青年農民甲。

青年農民乙。

青年農民丙。

難民多人。

幕啓時，大門關着，台上寂無一人。陽光剛剛照到樹梢上。

微風拂面，鳥語花香；天空蔚藍無雲。初秋的清晨，在鄉村裏更顯美麗。牆外傳來一聲兩聲的雞鳴牛叫，十餘里外雖然就有戰事，但昨夜的炮聲已歇，今晨黎明展開以後，好像依然是平時的太平景象。

不久，外面有人敲門，桂珠從右籬門走出。她是一個十六七歲已經快發育成熟的田家姑娘，身體和面龐都很豐腴，態度也還活潑可愛。因為她曾經上過縣城小學，所以不但不是文盲，而且多少有點受過教育的身份。可是在家裏，自從母親死後，一切家事炊洗，差不多她都作得來。這天早晨她似乎起得更早，又好像夜裏沒有睡

好。她一面解開身上的圍裙，一面走向大門——

桂珠：誰呀？

門外：我。

桂珠：你是誰呀？

門外：噢，你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啦？桂珠？

桂珠：噫，爸爸呀！（一面開門，李大爹走入。）您怎麼昨天夜裏又沒有回家？又住在那兒啦？真叫我們着急。

（李大爹，看去有五十歲左右，他從小也是生在田家，荷鋤頭背糞箕長大起來，一生自耕自給。如今作了家長，已經不常到地裏工作。又因為他交游很廣，所以出入都穿着長衫，儼然是農民中的紳士模樣。他雖然是個長者，但是樣子並不怎樣忠厚，叫人看了，不像他的兒女那樣令人覺着可愛。他進來時，手裏拿一隻旱煙袋，抱着一大報紙包。）

李大爹：桂珠！太陽這樣高啦，你是才睡醒嗎？怎麼大門還關着？你哥哥呢？

桂珠：爸爸！您怎麼又一夜沒回來，哥哥天剛亮的時候就上地裏去

了。我一個人看家，才把門關上。（李大爹坐在石凳上點燃旱煙吸着。）爸爸！昨天夜裏又聽見一陣一陣的炮響，您又不回家來，叫我又害怕，又着急。您是住在東莊了嗎？您這些日子爲什麼常常不回家來住呢？

李大爹：這你不要管我，我有我的事情。

桂珠：爸爸！聽說日本兵已經快到我們這村子裏來了。昨天見着張家大嬸和牛二哥牛二嫂，他們都預備逃走。

李大爹：他們爲什麼要逃走呢？

桂珠：他們說日本兵來了，一定是殺人放火，糟塌女人。

李大爹：牛二哥張大嬸他們要逃到那兒去呢？

桂珠：他們說先到縣城裏去再說，也許再往南逃。爸爸！咱們走不走哇？您究竟打什麼主意呢？您不怕日本人嗎？

李大爹：我不怕，你也不必害怕！我自自然有辦法。（雞在打鳴。）你去看看咱們的飯，等你哥哥回來，咱們早一點吃了，我還有事呢。

桂珠：柴還沒有燒，飯還早着呢。可是，爸爸！人家都說日本兵離我們這兒只有十五里地了。……

李大爹：（不爲所動，）你先去燒柴吧！收拾收拾咱們的院子！

桂珠：囉。其實我也不是一定想逃走。我還捨不得咱們的家，捨不得咱們的菜園子，捨不得媽媽的墳，爺爺的桂花樹。再說，我們也不應該逃走。可是，爸爸，假如日本兵來了，或是要來了，咱們種地的，究竟應該怎麼樣？究竟應該做些什麼？我始終想不出。

李大爹：這有什麼可想的？日本人來了，咱們還是種咱們的地，怎麼樣也不怎麼樣。你這傻孩子！快去收拾吧！

（雞又在叫，桂珠面上浮着稍帶緊張的憂慮，但是她好像自己沒有什麼主張。她走過去在石凳旁拿起一個小竹箕，裏面是些雜穀高粱。她又站住！）

桂珠：可是，爸爸！日本人要是來了，他還叫咱們照樣種地嗎？未必吧？

李大爹：（磕磕煙灰，）自然嘍！咱們自然可以照樣種地呀！

桂珠：（搖搖頭，想了一想。）哼！我看未必！

（她順便站在右邊一土台上隔着牆頭向裏撒雞食，嘴裏「咕咕咕」

的叫着雞，裏面傳出幾隻雞格格地爭食的聲音。喂完了雞，她又穿上圍裙，拿了簸箕掃帚由右籬門下。李大爹吸着旱煙，沉思了一會兒，看看他女兒沒有出來，從懷裏掏出一捲鈔票，點着數目，算着錢數，然後微笑的放入懷中。他又沉思，回想昨夜的工作，盤算未來的計劃，他開始動作：他把大紙包打開，裏面包着大約有十幾幅白布作的日本國旗。白布很白，太陽膏藥很紅，顯然是些新作的敵旗。他想了又想，結果他隨手拿了一隻日旗，動作詭祟地站在土台高凳上，把日旗掛在或插在大門的門樓上，日旗當即隨風動盪，他剛要走下來時，桂珠又從右門出。）

桂珠：（一面走出一面說，）爸爸！我好像又聽見有兩聲炮響，您聽見了嗎？

李大爹：我沒聽見。（回到原處吸煙。）

桂珠：（一眼看見日旗，驚惑地喊出，）爸爸！（指着日旗）……

李大爹：（自然之極，得意之極。）……

桂珠：爸爸！您這是什麼意思？您爲什麼要掛日本國旗？

李大爹：（慢條斯理地，）桂珠！你過來！聽我告訴你！我們這個地

方，已經不屬於中國，所以不能再掛中國國旗啦！

桂 珠：不屬於中國啦？那麼是日本兵已經來了嗎？

李大爹：他們雖然還沒有來，但是就要來的。中國兵已經在昨天晚上就敗退下去，不是昨晚後半夜就聽不見炮響了嗎？這個地方已經是日本的了。可是，（引誘她的女兒終止對祖國的懷念，）有我在這裏，什麼事也不會有。只要我們肯歡迎日本，日本兵絕不會害咱們的。你從現在起不要出去，不要再同王慶祥那孩子來往，那孩子向來是反抗日本的，你聽見了沒有？

桂 珠：可是，我們為什麼要掛日本國旗呢？

李大爹：這就是表示咱們歡迎日本人呀，你須知道，我們這樣做了，我們的生命纔能保得住，我們是種地的，日本人來了，我們照樣可以種地。

桂 珠：我們掛了日本旗，村裏的人不會罵咱們是漢奸嗎？縣城裏的衙門要是知道了，不是也會來逮咱們嗎？咱們還是把牠摘下來吧。
李大爹：到這時候，誰還管得了咱們這村子裏的事？誰還會跑到村子裏來？你放心好了。可是頂要緊的，就是你也別同王慶祥那

孩子來往了。就是你哥哥，我也得管管他。

桂 珠：慶祥哥已經三天沒有來了，也不知道他到那兒去啦！他以前幾乎是天天要來的。（十分憂心。）

李大爹：哼！也許叫日本兵抓去了。那孩了整天到晚嘴裏喊打日本，打日本。早晚叫日本人給擄了。桂珠！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別整天到晚念叨着他，比他強比他有出息的人多着呢。

（牛在哀鳴。大門外彷彿有過路行人的腳步聲，大概都是些逃難的。）

桂 珠：爸爸……：

李大爹：你還有什麼要說的？

桂 珠：我想我們掛日本國旗總是不對的。我看見這個國旗掛在咱們家門口，心裏總不好受。爸爸！我看慣了中國國旗，我愛中國國旗。我想我還是把牠摘下來吧。

李大爹：（覺得與其柔軟地誘惑不如嚴厲地制止。）不行，沒有什麼不對的。我這是保全身家性命最妥當的辦法。你得聽我的話！我不許你摘，也不許你哥哥摘！我是長輩，我是一家之主，誰也

得聽我的話！

桂珠：（想不到父親會這樣的嚴峻無情。）聽人家說，掛了日本國旗，我們就是亡國奴了。

李大爹：（放下旱煙袋。）胡說！你們小孩子那兒會懂得這些事！快去作飯！飯要是沒有作好，先給我沏一壺茶來。我喝一點茶，還要到這裏幾家街坊四鄰去，勸他們早點掛上日本國旗，免得吃虧。

桂珠：（望着日旗。）但是，爸爸……

李大爹：快去，不要囉嗦了！

（桂珠抹着眼淚入內，李大爹又把其餘的日旗包好。大門推開，牛二哥，牛二嫂慌張的進來。牛二哥背着一個鋪蓋捲，牛二嫂右手抱着一個孩子，左手領着一個四歲大的孩子。臂上還挎着一個包袱。大門開着，可以看見類似牛二哥牛二嫂這一類的鄉民，扶老携幼，大人喊，孩子哭，從門外向一個方向走過。三五成羣絡繹於途。）（導演者可分派二三十個演員巡迴扮演，輪流改換的從門外走過，看去像有百餘人之多。）

牛二嫂：李大爹！

牛二哥：大爹！聽說日本兵離我們這兒只有十五里地了。大炮都聽不見了，中國兵已經敗退，日本兵馬上就要開來。我們這會想先躲躲，您不走嗎？李大哥桂珠妹子呢？他們都已經逃走了嗎？

李大爹：（並不爲他們的驚惶所動。）逃走？你們要逃到那兒去？

牛二哥：先逃到東莊，再進城，進了城再說。

李大爹：進城？城裏頭都快炸平了，進城有什麼用？

牛二嫂：真的嗎？（對牛二哥。）那麼咱們怎麼辦呀？

牛二哥：大爹！您不走嗎？

李大爹：我不走。

牛二哥：可是咱們不能坐在家裏等死呵，聽說日本兵見了男人就殺，見了女人就搶，咱們不逃可又怎麼辦呢？

牛二嫂：說的是啊。（桂珠捧茶壺茶碗出。）桂珠，你還不逃走嗎？你不害怕嗎？

桂珠：你們要逃到那兒去呢？（把茶放在其父旁。）

牛二嫂：先到縣城裏去再說。大爹，我想您還是帶着桂珠想法逃走吧。

牛二哥：對了。您同我們一塊走好不好？

李大爹：（胸有成竹的，）我不走，我也不勸桂珠走。我有我的辦法。（指着日旗。）你們瞧見了沒有？只要我們門口掛上日本國旗，表示歡迎他們，日本人絕不會害我們的。牛二！我勸你不要走吧。（依然是行動詭密的。）我這裏有日本國旗，來，我送你一個，你拿回家去掛在大門口，我擔保日本人不會殺你，不會害你。（打開紙包，遞給牛二哥一面日旗，牛二猶疑不接。）拿着拿着怕什麼？（牛二哥仍不肯接，李大爹轉遞牛二嫂。）

牛二嫂：大爹說的也有理，要不然咱們就這麼辦好不好？（桂珠向牛二嫂擺手，二嫂未看見，伸手接過旗子，可是牛二輕輕拿過來放在石棹上。）

牛二哥：我想，這不是妥當的辦法，中國人爲什麼要掛日本旗子？我想不妥當，掛了日本國旗，日本人準就不殺咱們了嗎？

李大爹：自然壞，我可以擔保！

桂珠：可是，爸爸！人家不願意掛日本旗子，您何必一定要叫人家掛呢？

牛二哥：對啦，還是走吧，大爹，我勸您也走吧。

李大爹：（堅決地，）我不走，你走好了。（對桂球。）你願意走，你就跟他們走吧！

桂珠：那麼爸爸你呢？哥哥呢？

（門外繼續不斷的過着難民，大爹隨手把門關上。）

李大爹：你不必管我，你哥哥叫他自己作主。

（門外有女人聲音：『牛二哥牛二嫂！你們在李大爹這兒嗎？還不快點走嗎？』隨着是大人孩子叫喊跑路的聲音。）

牛二嫂：（向門外喊，）我們就來，就走。張大嬸，等等我們呀！

門外：你們快來呀！我等你們……（可是聲音已渺遠。）

（人聲，手推車聲，哭聲中間攪雜着一兩聲牛叫。）

牛二哥：既是這樣，咱們還是走吧，咱們不能掛那旗子，們咱不能幹那事情，走吧，走吧！（推着牛二嫂出去，催促着。）走吧！大爹，再見吧，桂珠，再見吧！

李大爹：（有點不安。）你們一定要走，我也管不了啦。

桂珠：再見吧！二嫂！

牛二嫂：我看你還是想法逃走吧！咱們犯不上坐在家裏等死。（牛二嫂懷抱的半歲孩子哇哇地哭起來，牛二嫂一面解開衣服，拿着乳頭往孩子哭着的嘴裏塞，一面走出。）

（桂珠送他們出去，回頭望着她父親，對於父親懸日本旗之舉，表示疑惑與憤恨。）

李大爹：快去作飯。我到隔壁幾家去掛日本旗子，一會兒就回來。

（走出復返。）可是，桂珠，我告訴你！我們家裏門口這一面日本旗子是我掛的。誰也不許摘，誰也不許動。誰要是動了，我打死誰。現在，我叫你看着，這面旗子要是改了樣子，我不答應你！

桂珠：……

李大爹：我一會兒就回來。

（李大爹喝了兩口茶，抱着他那包敵旗，拿着牛二哥不接的那隻旗子，鬼祟地由大門走出。桂珠一人望着門上的日旗流淚。雞又在叫，牛也在哀鳴。她望着日旗，實在萬分的難過。經過幾次的躊躇，她開了門，望一望父親已經去遠，她跳上土台輕輕把日旗摘下來，放在石凳上，她伏在石棹上嗚咽起來。）

王慶祥：（在門外，由遠而近。）桂珠，桂珠！桂珠在家嗎？（喊完了這句他便現露在桂珠的面前，桂珠擦了一下眼淚睜眼看時，慶祥穿了一身軍衣，英俊威武的站着，他拉起桂珠的手，桂珠十分驚異。）

王慶祥：桂珠！你一個人在這兒作什麼呢？你是哭了嗎？爲了什麼？爸爸罵你了嗎？

桂珠：（雖然眼角下遺留着淚痕，但是面上浮着狂喜。）慶祥哥！你怎麼成這個樣子了？你從那兒來？你是又當兵了嗎？你怎麼好幾天沒有來啦？你看見我哥哥了嗎？你怎麼穿上軍裝了？你……？你……？

王慶祥：你先告訴我，你爲什麼哭？是小雞讓貓叨去啦，還是魚竿掉在河裏啦？

桂珠：（笑起來。）我那兒哭啦？你瞧，我這不是笑了嗎？你告訴我，你怎麼又當了兵了？（給他扣一個開了的鈕扣。）

王慶祥：我告訴你，我前天入伍，先是隕見一個七年前我在軍隊裏的那個叫周德魁的伙伴，他已經當了連長，他上禮拜開到咱們這

縣城裏來，他說這次不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了，是打日本了。我一定跟他走，他答應帶我走。我從前不是當過兵打過仗嗎？所以他一下就保了我當排長。桂珠，我真高興極了，我高興的不是當排長，我高興的是我有機會打日本了。（桂珠看他十分興奮，也快活得不得了，把父親留下的茶倒了一杯給他。）桂珠！我今天十二點就開到前綫去，我不能不來同你告別。我想你也一定高興我去吧！

桂珠：我當然高興，可是我怎麼聽說咱們中國兵已經退下去了呢？王慶祥：退了？誰告訴你的？中國兵到了一個地方，除了死在那兒，誰也不退的。

桂珠：可是我爸爸說，中國兵已經退了，他說日本兵就要到這村裏來了。

王慶祥：胡說八道！這都是謠言，你爸爸是在散佈謠言。這簡直是漢奸，你千萬不要聽信你爸爸的話。（又喝了一碗茶。）

桂珠：爸爸還說叫我不要再同你在一塊兒呢，這幾天沒見你來，他說你一定叫日本人抓去，也許叫他們打死了。

王慶祥：（聽了這話反使他笑起來。）你爸爸這樣說，你呢？

桂珠：我自然天天盼你來，你不來我急得什麼似的，我以為你也許叫日本兵抓去挖戰壕去了，誰知道你已經當了兵了呢！（兩人靠近坐下。）

王慶祥：真是想不到的事！一個月以前不是咱們倆還在清水河邊釣魚嗎？如今那清水河不知道已經叫炮火轟成什麼樣子了。唉，日本鬼子真可惡透了。我們家的那一點地，讓日本鬼子把我們辛辛苦苦栽的棉花高粱棒子都給割了，他們就在那造飛機場。啞吧家裏只有兩匹驢子也硬給拉走了。桂珠，你想，日本鬼子太欺負咱們了，我還坐在家裏幹嗎！（一轉眼她看見日本旗子。）哦！你們這裏怎麼有一塊太陽膏藥？這東西是那兒來的？是日本人已經來了嗎？桂珠，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快說！

桂珠：慶祥！你不知道！昨天好些人都說日本鬼子要來了，牛二哥張大嬸都已經逃走了，爸爸一夜沒有回來，剛才才回來，他說不要緊，他說每一家門口都掛上日本國旗，日本人就不會害我們了。

王慶祥：這成什麼話。

桂珠：這隻旗子是爸爸自己掛的，他臨走時說誰也不許摘下來。

王慶祥：那麼爲什麼又放在這兒呢？

桂珠：爸爸走了，我一個人在家，我看見這日本旗子，不知道爲什麼心裏總不好受。我實在看不慣牠，這旗子掛在門口，比去年我媽死的時候門口掛的一串白紙還要叫人傷心。我一個人哭起來，我不管這些那些，就把牠摘下來了。

王慶祥：真是豈有此理！你爸爸一定是個漢奸。可是，桂珠，巧極了。你先別難受，你不是正討厭日本國旗嗎？我身上現在帶着一個我們的國旗。

桂珠：我們的國旗？

王慶祥：我們的國旗。你看！（他一面說一面從軍衣袋內取出一幅摺好了的青天白日旗，隨手打開，鮮伶可愛。）

桂珠：（驚喜）噯！那兒來的？

王慶祥：原本是我當了排長以後，從縣城裏買來預備送給你作個紀念的，我想不出應該送你別的，我就想到這次到前綫去，是爲國家打仗，我要是叫炮打死了，也是爲國家而死，所以我就想起我們的國

旗，桂珠，我要是真的死了，你把這國旗埋在我的棺材旁邊，我要是死不了，你留着，跟看見我一樣，（他越說越悲壯，越說越激昂，）等我砍了幾個鬼子回來，你舉着這旗子接我去，好不好？

桂珠：慶祥哥，我願意你去打仗，我想你不會死的，我想你一定得勝回來的，這個旗子我一定好好的保存着，等你打了勝仗回來，咱們就……

王慶祥：咱們就怎麼樣（走近她）桂珠？

桂珠：（索性直接了當的。）那時候不管爸爸答應不答應，我一定跟你。

王慶祥：（拉着她。）好極啦，桂珠，我一定打勝仗回來，回來就娶你。你先把這旗子收好吧！

桂珠：你坐一會兒，我先把它放在我枕頭底下，我就來。

（桂珠拿國旗跑下，一架飛機從門外低空掠過，桂珠又拿一包上。）

桂珠：慶祥！這是我給你做的衣服，有短褂一件，短褲一條，你可以穿在軍服裏頭，也作個紀念吧，你貼身穿着，時時刻刻想起我來，也好像同我在一起了。

王慶祥：是的，桂珠！穿着你做的衣服去打仗，你瞧吧，準保打得格

外有勁。

桂 珠：你餓嗎？

王慶祥：我不餓，你爸爸呢？

桂 珠：爸爸出去了，拿了好些日本旗子，大概勸街坊四鄰都掛日本旗子，歡迎日本。

王慶祥：這簡直是漢奸嚟！要不是你爸爸，我非揍死他不可。要不是我就要開到前綫去，我跟他也沒個完，這村子裏就沒有別人管他嗎？

桂 珠：誰知道哇，可是我想我哥哥回來，一定不會答應我爸爸這樣做。說不定他們爺倆又要打一場架哩。

王慶祥：可是桂珠你自己呢？你還是想掛日本旗呢？還是想逃走呢？你哥哥走不走？

桂 珠：哥哥沒說走，我也不願掛日本旗子，也不想走，因為我實在不願意離開我們這個家。（拉着慶祥，指着籬外。）這兒有我栽的花，有我種的菜，有我養的雞，你看那些韭菜長的綠油油的多可愛！還有那邊山坡下有我媽的墳，前面那兩棵大桂花樹，眼看再有

一個月就要開花了。我要是逃走了，這些可愛的東西，不是白白的都要送給人家了嗎？慶祥哥，你想我怎麼捨得走呢？

王慶祥：是的，你不能走，你哥哥也不能走，你們誰都不能走。

桂珠：慶祥哥，你知道嗎？我爲什麼叫桂珠？我以前還沒有對你說過呢。

王慶祥：我不知道，你告訴我！

桂珠：是從前我媽告訴我的，外面那兩棵桂花樹，是爺爺年輕的時候親手栽的，幾十年的功夫，已經長這麼大了，每年開花的時候，站在這院子裏就聞得見香味。可巧那年媽生我的那幾天，那兩棵桂花開得格外的多，格外的香，爺爺就給我起了『桂珠』這名字。記得爺爺死的頭一天夜裏，親口對我說，把這兩棵桂花樹交給我養活着，叫我好好的保護着，現在爺爺死了三年半，媽媽剛死了一年，這地方就要叫日本鬼子給占了，我的桂花樹，我媽的墳，我們這塊田園都要叫人搶去啦，叫我怎麼對得住爺爺和媽媽呢？我看見日本國旗掛在門口，叫我怎能不哭呢？（又流淚不止。）

王慶祥：（解慰她。）桂珠，桂珠！你先別難過，別又哭起來。

你聽我說，你知道我爲什麼叫慶祥嗎？你知道嗎？

桂珠：我不知道。

王慶祥：你不知道不是，你聽我告訴你。從前我爸爸娶了我媽，要過來五年，才生我這頭一個兒子，爺爺盼孫子也不是一天半天啦，好不容易才把我盼來。生下我以後，爺爺認爲這是天大的喜事，又慶利，又吉祥，這才給我起名叫慶祥，說這是吉慶有餘，吉祥如意的意思，哈哈……

桂珠：哈哈……這是你瞎編的，誰信你的？（二人走回原處。）

王慶祥：別難過了，日本人絕占不了咱們這兒，咱們的土地，一寸一分都不能白送給鬼子。我要保護你，我要保護咱們的土地，我要保護你的桂花樹，可是，你爸爸回來，叫他千萬不要再掛日本旗子了，說不定我們的隊伍開前綫還要打這走過呢，我要走了，我們集合出發的時候快到了，桂珠，你安心的在家裏，我早晚會回來的。

桂珠：好，你快走吧，別誤了你的大事，我願你得勝，我願你多砍幾個日本鬼子，這會兒家裏沒有人看家，我也不送你了。我給你的衣服，你要時時刻刻穿在身上。

（這時李多走進來，他是一個剛毅的青年農民，兩眼炯炯有光，身體很魁偉，手臂都很粗壯。他似乎沒有什麼感情，就曉得正義。他進來以後，王慶祥和桂珠都沒有看見他，並不曉得有人進來。李多看見他們很親密的在一處，微微一笑，又看見慶祥穿着軍服，他吃了一驚，但他馬上使明白了一切。）

王慶祥：好，我記住了，咱們再見吧！（二人雙手都緊握着。）

桂珠：慶祥哥，再見吧！（她含着眼淚，剛要把頭靠入慶祥的胸前時，李多在旁邊發出聲音來了。）

李多：（故意做作的咳嗽。）嗯，嗯……

（慶祥桂珠聽見有人，嚇了一跳，站開回頭看時，看見李多微笑着站在一旁。）

桂珠：（十分不好意思。）哥哥！

王慶祥：李多哥！

李多：我進來半點多鐘了，你們都不知道。要是有人賊進屋裏去拿點東西走，你們也不知道吧，慶祥，你這樣馬馬虎虎，還敢打日本去嗎？

桂 珠：哥哥！慶祥哥真要去打日本去了。

李 多：真的嗎，好極了，就要走嗎？

王慶祥：（經過剛才那一幕的使他徬徨不安，覺得惟有一走才得下台。）就走，就走。李多哥，咱們再見吧，桂珠，我送你那東西要好好好的收着，要記着我告訴你的話！（他頭也不回的走了，桂珠的表情當然很緊張，就是李多面上也顯出不平常的神色，像是羨慕，像是感動。）

李 多：（望着慶祥走遠。）真是個好孩子！（回來坐下。）

桂 珠：哥哥，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李 多：軍隊裏的趙營長把我們村裏十幾個年青的找去，商量打日本的事，他說要打勝仗，非老百姓和軍隊聯合起來不可。老百姓處處幫軍隊的忙，就是保衛自己的土地。趙營長給我們講了好些話，我真感動極了，從前，我總覺得日本來了，我們只有逃命或是等死，雖然我也愛我的家，愛我的地，可是日本要真的來了，我們究竟應該作些什麼？始終叫我無法可想。剛才趙營長已經把我們村裏的人分配了好多事情，叫人都有事情幹，我真高興極了。我現

在覺得保衛我們自己的家鄉，全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妹妹！你不要害怕了，有我們這一羣年青小夥子一齊動手幹活兒，日本鬼子就成了神仙也不會打到咱們村裏頭來，桂珠，你放心吧！

（遠處有飛機軋軋而來，桂珠喊出『飛機！飛機！』她初感恐慌，經李多一把把她拉住，才稍鎮定，二人站在籬旁向外面天空張望，飛機從屋頂上高空飛過。）

桂珠：一架，兩架，三架，三架！

李多：管牠幾架，那兒就那麼容易，炸彈就會掉在你的頭上？你作飯了嗎？爸爸還沒有回來嗎？

桂珠：爸爸一早回來，又出去了。哥哥，你告訴我，趙營長叫你們幹些什麼事情，我能幫你嗎？有我可幹的事情沒有？

李多：也有你能作的事，就看你願意作不願意作了。

桂珠：除了上前綫打仗，我什麼都能幹，都願意幹。趙營長派了你，你現在派我吧。（在其兄面前作立正不動姿勢。）請說！

李多：趙營長說了，這次打仗，不是中國人打中國人，所以不管是軍人，還是老百姓，都有保國守土的責任。老百姓雖然不拿槍到

前綫去——妹妹你要知道，咱們幫忙軍人，並不一定是上前綫呵！可是應該作咱們可以作的事。老百姓要是每一個人都盡了他的力量，軍隊沒有不打勝仗的。現在，趙營長把咱們村裏的民衆分了四大隊，每一隊二百五十個人。第一隊管運輸，就是運東西，彈藥呵，糧草呵，吃的東西，由後方運到前綫。第二隊管工程，挖戰壕，造地道，搭橋，架木頭；反正要是不給咱們中國兵幫忙，叫日本人逮了去，也是給人家幹，現在爲什麼不給自己幹呢？第三隊管救護，運藥品，抬傷兵，治病裹傷，埋屍首，你要是想幫我們的忙，我就帶你去加入第三隊，好不好？你去看護傷兵，成不成？

桂珠：好，我願意去。反正縣立的學校也去不成了。我一定跟你去。還有一隊呢？

李多：還有第四隊，就是維持治安，譬如捉拿漢奸，防備火警，保護交通這些事。大家一齊動手幹這些事，好叫當兵的專心去打仗。

桂珠：那麼，你在第幾隊呢？

李多：我就在第四隊。我一路上走回家來正要開始我的工作時候，一眼叫我看見的就是我們這附近房門口都掛了日本國旗，不知道是

什麼原故？所以我回家先看看，然後再到一家一家去問，我想日本人還沒有來，這絕不是日本人掛的。

桂 珠：告訴你，這是咱們的爸爸幹的。

李 多：什麼？（大驚。）都是爸爸幹的？爸爸爲什麼要這樣幹呢？

桂 珠：爸爸說……

（李大爹突然氣憤憤的走進來，一把抓住桂珠的左臂。）

李大爹：桂珠，是誰把咱們門口的旗子摘下來的？說，（指李多，）是他嗎？

桂 珠：（嚇得沒有說出話來。）爸爸，不，不……

李大爹：（用力一推她。）你這孩子！我不是說了嗎？誰也不許動這隻旗子。這不是什麼小事啊！日本的飛機已經在我們村裏偵察，那一家不掛日本旗子，他就許給那一家丟下一顆炸彈。人命關天，你以爲這是掛掛好玩的嗎？再說，我已經答應人家全村都掛上，怎麼，我的家反倒沒有掛，這成什麼話呢？告訴我，是誰把牠摘下來的？（對李多。）是你嗎？

李 多：（漸漸發覺使他意料不到的他父親的態度和行動，他非常憤

怒和緊張，同時他想起趙營長對他說的話，他想起他的責任。）爸爸，是我摘下來的。

李大爹：你爲什麼要給摘下來？

李多：我先要問爸爸，爲什麼要給掛上去？

李大爹：我爲的是保全我們的身家性命。你說，你爲什麼要給摘下來？

（桂珠想阻止李多和父親的對抗，但是沒用處，他的情緒已然遏止不住，他逐漸的對父親態度強橫起來。）

李多：爸爸，咱們是中國人，中國人就該掛中國的國旗。中國的國旗就是我們的血，我們的肉，我們的命！

李大爹：（怎麼能對兒子示弱。）可是日本人來了，我們還掛中國國旗嗎？

李多：當然嘍，咱們這地，咱們這房子，是祖宗留下來的，咱們的祖宗就是中國人。咱們一輩一輩，祖祖宗宗，子子孫孫，都是生在這塊地上，長在這塊地上，活在這塊地上，老在這塊地上，死在這塊地上，埋在這塊地下，爸爸，我們要是掛中國國旗，表明我們心

裏還有祖宗，還有國家。爸爸！咱們是中國人，為什麼一定要掛日本國旗呢？

李大爹：你這孩子！你要造反嗎？你敢反抗你爸爸嗎？我作的事情你也敢胡說八道？

桂珠：爸爸，您別罵哥哥，那旗子是我摘下來的，您要罵要打還是罵我打我好了。

李大爹：（不相信她這話。）不管是誰摘下來的，我要叫你（指李多）給掛上，你不聽我的話，你是不願意做我的兒子，是不是？（拿起那面太陽旗。）掛上！

李多：爸爸！我不能掛！

李大爹：你為什麼不能掛？

李多：因為我不是亡國奴，爸爸！

桂珠：（插嘴，）也不是漢奸。

李大爹：（走到李多面前，氣勢汹汹預備動手打他。）你究竟掛不掛？

李多：爸爸！您叫我幹什麼都行，叫我做亡國奴就是打死了我，我也不幹。我作了亡國奴，我覺得太對不起我的祖宗。

李大爹：（氣極了，用力擊了他兒子一掌，李多屹然不動。）你這孩子瘋啦？你是真的不聽我的話，是不是？好，好，等着你的，我先自己掛上再跟你算賬。

李多：（阻擋着他，）爸爸，你也不能掛！

李大爹：怎麼，你管起我來了？你真要造反嗎？你還明白咱們誰是爸爸，誰是兒子嗎？當兒子的能管爸爸嗎？

李多：我明白，我是您的兒子，您是我的爸爸，可是比爸爸還要重要的是國家。

李大爹：（氣得臉上又紅又紫。）你今天真瘋了嗎？好，我偏要管教你。（把旗子遞到李多面前。）給我掛上，快去！

李多：（接過旗子，冷笑了一聲，用手輕輕把旗子撕碎，一片一片的落到地上。）爸爸，我們不能做這種事。

李大爹：（真氣極了，跳起來過去要打李多，被桂珠一把抱住，李多反走到他父親面前的極近，滿臉是正義凜凜的可畏氣概，他父親的氣勢反而落下。）爸爸，爸爸！我們實在不應該做這種事。

（父子爭執得正緊張的時候，啞吧扶着牛二哥由大門走入。啞吧是

村裏的好人，短小身材，頭髮留的很長，別看他不會說話，平常替人打抱不平，扶老濟弱。牛二哥變了一個人，滿身泥土，頭髮蓬鬆，右脚丟了一隻鞋，滿臉是眼淚鼻涕，兩眼瞪得又直又圓，像個瘋叫化，又像個囚犯。半點鐘以前還是好好的一個人，現在是瘋了。他們進來以後，李大爹父子的衝突暫告一段落。）

桂珠：牛二哥，你怎麼又回來了？（牛向前瞪眼不語。）

李多：牛二，你怎麼成這個樣子了？

牛二哥：你們誰是鬼子？你們誰是日本鬼子？

啞吧：（表示他們在一起逃難，快到縣城，天空上來了日本飛機，向他們難民轟炸，死傷數十人。）唔呵，唔，翁翁翁……吧吧吧，轟轟……呵呵……唔……（作手勢，比喻，拍牛二的肩頭，哭。）

桂珠：怎麼回事，日本鬼子來了嗎？

啞吧：（搖頭。）唔，呀……唔……吧吧……（擺手。）

李多：牛二，牛二！你怎麼啦？說呀！

牛二哥：你們誰是日本鬼子？可憐我的媳婦，我的孩子呵！（哭。）我媳婦就剩下一條腿了。

李多：（明白。）噢，你們是遇着飛機下蛋了嗎？

啞吧：（連連點頭。）唔，哇，哇，吧……

桂珠：牛二嫂呢？

啞吧：（作慘死不忍目覩狀。）喔喔，唔哇……（哭。）

桂珠：牛二嫂是炸死了嗎？

啞吧：（連連點頭。）唔，哇，唔唔……

李大爹：我明白了，一定是剛才牛二帶着他媳婦孩子逃難，走在半路上，日本飛機把他們炸了，許是牛二和啞吧躲開，沒有炸着，牛二吓瘋了，這麼着才又跑回來，是不是，啞吧？

啞吧：（連連點頭。）唔，唔，哇……

桂珠：唉，可憐的牛二嫂哇！

牛二哥：飛機，炸彈，轟！炸了，完了，兩個孩子連影子都不見了，你們誰是日本鬼子？誰殺死了我的媳婦孩子？我要報仇，報仇！（向人亂衝，幸而啞吧把他抱住。）

李多：死了多少人？啞吧？

啞吧：（作手勢。）唔，哇，哇……呵……唉！

李 多：好幾十人嗎？

啞 吧：（作手勢。）哇，唔……（點頭。）

李 多：唉！（激憤。）桂珠，你先倒一點水給牛二哥喝吧！他一定喊了一路了，真是太可憐了，親眼看見自己的老婆孩子叫炸彈炸死，這誰能受得了。也難怪牛二哭，難怪牛二瘋。桂珠，咱們逃走是沒用的，還是想法大家聯合起來，對付日本鬼子吧。

桂 珠：對了，逃了反被炸死，不如不逃。

啞 吧：（表示同意他們兄妹，奮鬪，幹。）吧吧吧，哇唔吧吧……

李大爹：（想拿話岔開這輩青年人的興奮。）先叫牛二在咱們這兒歇歇吧，桂珠，你帶着他們進去，叫他換一身衣服，等他清醒一點再走好了。喂！叫他可別亂嚷亂叫，讓日本人聽見了可不是玩的！

啞 叭：（表示催促牛二進入，贊成此意。）唔哇哇……

牛二哥：你們誰是日本鬼子？你們誰是日本鬼子？我要報仇，我的孩子不見了，炸了，轟……你們誰是日本鬼子？

桂 珠：走吧，進去歇一下吧！（三人同由右門下。）

李 多：（這悲劇使他悲憤，使他抗敵自衛的意志更加堅強。）唉，

一個啞叭，一個瘋子。他媽的，日本人簡直是一羣強盜，一條瘋狗，一隻野獸，無緣無故爲什麼要下這樣的毒手？

牛二哥：（在內越遠。）你們誰是日本鬼子，誰就是我的仇人。我要殺死日本鬼子！

李大爹：（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唉！

李多：爸爸！日本人真太狠了，東莊村裏的騾馬叫他們拉走了，莊稼地叫他們造了飛機場了，老百姓叫他們炸死了，咱們還甘心作亡國奴嗎？

李大爹：你是又來教訓我是不是？我比你多活幾十歲，還不如你們這羣孩子聰明嗎？

李多：爸爸，話不是這麼說，我沒有爸爸聰明，但是我愛我們的土地。就是我們降服了日本，當了亡國奴，還不是叫他們殺死？槍斃，刀砍，活埋，丟到河裏……這都是他們對待亡國奴的手段。爸爸，到那步田地的時候，就後悔現在爲什麼不幹他們了。

（門外面有人喊叫：『李多哥，李多哥在家嗎？』像有三五個人的聲音。）

李 多：在家。（開開大門，青年農民甲乙丙三人進來。）

農民丙：正好，李大爹也正在家。

農民甲：李大爹！

農民乙：您好哇？

李大爹：你們都找誰？

農民丙：您猜我們找誰？

李大爹：（看看這一羣小夥子神氣不對，想蹣。）你們找多兒嗎？好，（對李多，）你先陪他們坐一會兒，我還有事情。（想由大門出去。）

農民甲：（一隻手臂擋住他的去路。）李大爹，您先等等！

農民丙：我們還有事情找您，您先別走！

農民乙：（向李多，）趙營長交代給我們的事，你做了些什麼？

李 多：（稍加沉思，看看父親，直爽的報告。）報告隊長，我檢查出在我們村子裏主動掛日本國旗的一個大漢奸來。

李大爹：（想止住他。）……

農民乙：是誰？

李 多：就是我父親。

李大爹：多兒，你……

農民乙：那麼，你沒有同你爸爸合夥作了漢奸嗎？李多？

李 多：沒有。這面旗子，我爸爸叫我掛上去，我沒有掛，他打了我，我給撕碎了。

農民乙：你是我們的好弟兄，告訴你，我們也做了不少事情。

李 多：隊長做了些什麼事？我還能去幫忙。

農民乙：（向甲丙，）你們告訴他。

農民甲：我已經查出證據，查出昨天夜裏帶領十四個縣城裏的工人到

東莊毀鐵道，拔釘子，破壞交通的人。

李大爹：（同聲問，但二人的態度和聲音都不同。）誰？

農民甲：就是李大爹，你的爸爸！

李大爹：（恐慌。）我？

李 多：是我爸爸？

農民甲：不是你爸爸是誰？難道還是我爸爸？

李大爹：你們不能誣賴好人呀！

農民丙：我們不會誣賴你，我這裏還有一封信（拿出信來，）你瞧瞧，是你寫的不是？（李大爹驚愕。）

農民乙：（對李多，）這信是你爸爸給日本軍隊裏一個中國人寫的，聽說那中國人就是天津的一個大漢奸。在這信裏，你爸爸……聽說那中國人就是天津的一個大漢奸。在這信裏，你爸爸……

李大爹：你們怎麼能夠跑到我自己家門來胡說八道，誣賴好人呢？

農民乙：（不理他。）在這信裏，你爸爸報告日本，中國軍隊在我們縣城裏一共有多少人，營房在什麼地方，糧食存在什麼地方，長官住在什麼地方，他一五一十的都報告給人家。

李大爹：胡說八道，這不是我幹的。

農民乙：（繼續拿着信說，）在這封信裏，李大爹還答應替日本人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在東莊車站破壞鐵道，拔釘子，好叫火車出軌。限昨天做完。

李多：（氣憤已極。）怪不得昨天夜裏爸爸一夜也沒回來。

農民甲：那還有什麼說的！

李多：第二件事呢？

農民乙：第二件事是你爸爸答應日本人在村子裏挨家都掛上日本國

旗，歡迎日本兵開來。第三件事是散布謠言，假說中國軍隊已經敗退，好叫老百姓沒法不歡迎日本鬼子。最可恨的是這信上說，已經收到日本特務機關的活動費半數一百二十元。可見這幾件事情幹完，你爸爸可以得到日本人的錢二百四十塊之多。

李多：（躁腳）爸爸！這都是你幹的事嗎？爸爸！爸爸！你怎麼啦？李大爹：（想掙扎，起而惱羞成怒。）你們這些混賬王八羔子！你們都要造反嗎？（怒冲冲的想過去向乙搶信，甲丙登時把他按住。）農民乙：李多，我們要對不住李大爹了。（嚴厲地。）把他捆起來。

甲丙動手，李大爹不服，三人打作一團，乙親自上前動手。

桂珠：（匆匆跑上。）噢，你們爲什麼打我的爸爸呀？你們……（想走過去拉出她的爸爸，被李多從旁一把牽住。）哥哥，他們爲什麼要打爸爸呀？他們爲什麼呀？

李多：（沉痛地，慢慢地。）因爲爸爸當了漢奸。

桂珠：（自語似的。）爸爸當了漢奸？（急得只有喊。）爸爸，爸爸！（又自語似的。）爸爸爲什麼當了漢奸？

李多：（幾乎哭了出來。）妹妹！爸爸得了日本人二百四十塊錢，

就把我們都給賣了。

（這時甲乙丙早把李大爹背手綁起，李大爹當着自己的兒女，受到這樣的處罰，已不能再氣勢汹汹了，只有垂頭低聲咒罵。）

桂珠：我求求你們，先把我爸爸放了再說成不成？

農民甲：放了？他勾通日本，害我們全村，害我們縣城，也可以說害我們國家，你想我們能放他嗎？

桂珠：可是，他是我的爸爸呀。

農民甲：好爸爸啦！

農民丙：你爸爸？怎麼樣？你爸爸當漢奸也是犯法呀！

桂珠：我求求你們，你們先放開他，有什麼話再說好不好？

（啞叭又扶着牛二哥出來，牛二哥並沒有換衣服，依然是瘋瘋顛顛的。）

啞叭：（表示牛二哥不肯在裏面呆，一定要走出來。）哇，唔……

（見李大爹被綁，驚異。）唔？……

桂珠：我求求你們，你們先把我爸爸放了成不成？

牛二哥：你們誰是日本鬼子？誰是我的仇人？噉！（對甲乙等。）你

們把李大爹綑起來；你們一定是日本鬼子。我問你們，你們爲什麼要綑李大爹？你們爲什麼要丟炸彈？你們爲什麼要炸死我的老婆孩子？（又是衝過去。啞叭，李多，趕緊把他攔住，他嘴裏還是不住的『你們誰是日本鬼子，我要報仇！』）

農民甲：這小子怎麼啦？

李多：飛機下蛋，把他的媳婦和孩子都炸死了，這朋友就瘋了。

農民丙：唉，真可憐！

啞叭：（問甲乙丙等，何故綑李大爹。）唔，唔？？

農民乙：（指李大爹。）漢奸！

啞叭：（驚異極了，含混的也居然說出話來。）漢——奸？

農民丙：你不相信嗎？你沒有想到吧！

啞叭：（表示是沒有想到。）

農民丙：現在怎麼辦。

農民乙：送到縣衙門裏去再說，衙門裏自然有辦法。（指丙。）等一

會你去報告趙營長！

桂珠：請你們……

李多：（急止。）妹妹！事情已經鬧到這樣，你攔着也是沒用了。

（桂珠哭。）這是爸爸自己做錯了，他對不起我們，對不起這村子，對不起我們國家，叫他們……把爸爸帶走得了。

農民乙：走罷，走罷！李大爹，你還站在這兒幹嗎？

農民丙：走，走！（甲乙丙擁李大爹出大門，桂已追不上。）

桂珠：爸爸，爸爸！

李大爹：多兒！好好的看着家，你要隨時打聽我的信！（衆擁同下。）

李多：（對呆若木雞的牛二哥喊。）牛二哥，你不想打日本？

牛二哥：……

李多：你不想去打日本？

牛二哥：爲什麼不想打，你是日本鬼子嗎？

李多：我不是，你要是想打日本，我帶你去。

牛二哥：你帶我去？

李多：我帶你去。

牛二哥：你帶我打日本去？

李多：我帶你打日本去。

牛二哥：走哇？

李多：走。

牛二哥：走。

啞叭：（居然也說了出來。）走，唔哇……哇……唔……

三人同下。

（此時門外經過中國軍隊一大隊，唱戰歌，奏戰鼓，奏軍樂，桂珠不哭了，跑進去把慶祥送他的國旗拿出，歡躍的展開，懸在原來掛日旗的地方，當即隨風飄揚起來。桂珠站在牆頭，望見隊伍中有慶祥，他狂喊起來了。）

桂珠：慶祥哥！慶祥哥的伙伴們！祝你們勝利！（跑出。）

（這聲音混在滔滔的戰鼓軍樂聲音中，叫號一片。聲音漸弱後，院裏的雄雞又叫了兩聲，青天白日旗在陽光下飄揚着，幕落。）

農民抗戰叢書：我們的國旗(獨幕劇) 實價每冊：一角
編著者：陳豫源
審訂者：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編審委員會
發行者：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長沙文昌閣六十六號)

26年11月

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長沙長治路鴻飛印刷所代印

農民抗戰叢書

農民抗戰叢書要目

偉大的中華（鼓詞）

我們的國策

我們的國力

倭寇有其麼力量

九一八以前的中日關係

從九一八到盧溝橋事變

戚繼光平倭寇（鼓詞）

勾踐雪恥

卜式輸財救國

血戰居庸關

死守寶山城（鼓詞）

6547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蘇聯

抗戰中的國際關係

東北

西北

湖南省

防空與防毒

十年來我國新建設

後防（劇本）

戰歌（劇本）

我們的旗（劇本）

（共十冊）